諸儒述槩天集一卷終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二

明國子學錄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學正山陰同寅徐良輔校

濂溪周先生

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諱改惇順世居道州營道縣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登蔡齊榜進士第嘗為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縣君先生少孤育於外家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理道嘗著

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幼與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善嘗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有所設施以澤於民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先生之道足矣景祐中以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珣奏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主簿部使者薦其才調南安司理參軍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蒲宗孟與先生語三日三夜退而嘆曰世有斯人歟因其妻陸氏既亡遂以妹歸之為繼室在南安都運使王逵久而始賢先生薦之移彬州桂陽令時郡守李初平稔知先生不待以屬吏既薦諸朝又周其困乏嘗聞先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蓋二年而有得桂陽有治績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縣人更相告語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于是戒以莫違教令蓋不惟以抵罪為憂實以汙善政為耻也轉僉書合州判官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抃時為部使者人或讒先生抃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然抃疑終不釋及抃守虔州而先生適通判州事抃熟視其所為乃悟而

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改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新學校以教其人熙寧初呂公著在侍從會趙抃亦在中書力薦先生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王安石亦為江東提點刑獄已號為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時安石年四十先生年四十四矣謝無逸誌潘延之墓云荆公子固在江南二公議論或有疑而未決必曰姑舍是待他日茂叔來訂之先生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娶陸氏封縉雲縣君繼娶蒲氏封德清縣君子壽籌

嘉定十三年詔羣臣議謚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子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于是請官覆議考功郎樓觀覆曰理學之說隱然于唐虞三代之躬行闡端於孔門洙泗之設教推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于漢唐諸儒之議論而復恢于我宋濂溪先生一濬其源而流之混混益昌于今放諸百世無疑也謚曰

元公追尊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曰元者謂其肇于此者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為元先生之於理學晦而明之窒而通之亦可謂之元乎王通游孔子之廟而歌之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乎夫子生于晚周果何與于太極無乃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斁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夫子出而扶持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闡夫子所謂合德者於剝蝕之餘謚之以元不亦宜乎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以下述著作之槩

太極圖○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丶者陽之變也丿者陰之合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土

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〇〈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水火土木金)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極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于是乎在矣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

(水火土木金)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紜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盖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于是乎立而(水火土木金)○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

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備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物而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通書誠上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原乎

誠下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克己復禮天下無難焉

誠幾德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性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聖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慎動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道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師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直為義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

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幸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思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于彼誠應于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川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順化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治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

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務實務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至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矣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動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維無窮兮

樂古者聖王制禮樂修教化三剛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

且和焉淡則慾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感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德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道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傷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樂者本乎政者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祇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下)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矣乎

(公)(明)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于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

顏子夫富貴人所欲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樂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師友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過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天下勢而已矣勢極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聖蘊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

精蘊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

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乾損益動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改過遷善而後至乾之用莫過是損益之大莫過是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而已動可不慎乎

家人睽復無妄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富貴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陋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

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㊀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㊁孔子㊀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王祀無窮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㊁孔子㊀道高德厚教化無窮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㊂㊀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汩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也其道也深乎

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可了

名張宗範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

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拙賦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獘絶

愛蓮說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於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之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以下述政蹟之槩

先生為分寧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決之衆口交稱焉嘗被臺檄攝袁州盧溪鎮市征局鮮事袁之士學於公齋者甚衆

司理南安時年方少不為守所知程太中通判州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有道因與為友且使其子顥頤受業先生首以太極圖授之及太中為郎

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無敢相可否者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感悟囚得不死

桂陽郡守李初平卒子幼不克喪先生護其喪而歸葬一日暴得疾卒更晝夜始甦及視其家止一敝篋錢不滿百

簽書合州判官士之從者甚衆每稱張宗範有文有行名其亭曰養心且語以聖賢之學一郡之人心悅誠服

通判永州權邵州事先是邵之郡在牙城之中左獄右庾卑陋弗稱先生始至伏謁先聖祠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之逾月而成嘗作拙賦既去永人思之為立祠題曰康功呂正獻公薦曰臣伏見敦頤操行清修才術通敏凡所臨蒞皆有治聲臣今保舉堪充刑獄錢穀繁難任使遂改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

杜諗知端州禁百姓采石獨知州占斷人號為杜萬

石先生惡其奪民之利又因深溪民萬初死于采石因為題請允仕於州者買硯毋得過二枚遂着為令鄉人候吏惟恐奔走馬足之或後而黠胥惡少則漂然如健斧之加焉

先生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知南康軍見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潔清泮寒下合於湓江乃濯纓而樂之取營道所居濂溪之號以名焉築書堂于其上其徒黄庭堅作濂溪詞序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其論法嘗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小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官吏獲罪者自以為不寃濂溪之名雖不足以對其美然短於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惸嫠短于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

以下述品隲之槩

明道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之

意

又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見康節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明道曰某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自謂已無此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伏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不覺有喜心乃知猶未也

侯師聖學于伊川未悟復訪先生先生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話越三日乃還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開發人類如此

孔經父祭文曰公年壯盛玉振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

呂陶曰春陵周茂叔志清而材淳行敏而學博讀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簡潔有制其政撫而不柔與人交平居泛愛及其判忠諛極愛惡雖賁育之力亦莫能亢其勇

蘇子瞻詩曰先生稟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粟偶似西山夫先生豈我輩造化乃其徒

朱仲晦曰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為官業過人又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又曰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功夫故不大費力而今學者便須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須至尋到頂頭却從上貫下來

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大率周子之言秤等輕重極是合宜陰陽五行康節說得法密濂溪說得理透蓋濂溪看得這道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

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張敬夫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為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夸此方是朴實頭下功夫的人

又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由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

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覩乎三代之盛可勝嘆哉唯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于治則見先生之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

唐應德曰或曰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先生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恚曰吾獨不可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荊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挫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荊公得從濂溪沐浴于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又曰太極圖易說或謂陳摶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今种穆所著存於世者古文而已然亦未純于理觀摶與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太極動靜分陰分陽之意然其所謂龍圖記蓋直陳其數無復文言

與太極圖說絕不相似今觀太極圖說精妙微密與易太傳相類蓋非為此圖者不能為此說非為此說者不能為此圖義理渾然出于一人之手決非前人創圖後人從而為之說也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本於此然老子之言無窮無極釋子之言無量無邊是指四旁為義先生之言無極太極是指中間極至之理未形之妙今但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指之大異比而同之不惟不足以知先生之意恐於老子之言亦未知其旨歸也獨潘誌以為周子所自作潘氏得於所見其說可據宋史又有自無極而為太極自為二字出於史官之妄增不知圖說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通書言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或言無極而不言太極或言太極而不言無極明無極即太極太極即無極也豈可增自為二字耶

贊

嗚呼朱子謂先生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斯言當矣潘誌指太極圖為其所自作無疑也彼穆种所傳特其一端耳第先生之道傳之二程則其誌銘宜亦屬之始可得先生之心者夫何潘延之則以為善談名理

蒲宗孟則又有益思以奇自名之語使紛紛異說據此為證不有朱子則先生不為隱者則為僊翁而已然所以不屬二程而屬延之宗孟者一則二程還於北而先生專任於南聲迹相遠一則壽籌方幼而延之則先生舊友宗孟則先生外舅是以專有託焉余嘗謂漢唐已降道統幾絕而先生崛起千載之後直繼其絕志伊學頗為吾道倡人見其築室廬山濯纓濂水以為志在林泉而不知將終之先猶曰上方興起將圖太平居獨不能補助萬分今死矣命也何嘗忘仕也又見其不狥上官明于折獄以為志在屠姦剪弊如快刀健斧而不知道未大行病且復厄是以有南康之乞何嘗甘隱也方其幼時即有可仕可止古人無必之言而其仕止之權已在於我即其小就已化王逵之酷悍轉趙抃之威嚴布澤銷姦人稱卓絕矣使大行其道則治不可以復三代耶況賢如二程田獵之好預知此心之潛伏而歸聖未悟於伊川者且得於對榻之夜話則造就二程以廣其傳者先生之功至大且遠也雖謂孔孟以後一人可矣後世尊敬斯學或列之篇端或記于書後或辨于注釋之詳或嚴于問對之確先生之名益昭著焉則其謚之

為元。蓋自道之復肇而言耳。是又一乾坤之元也。宇宙再造。萬古貞明。嗚呼。學者敢忘本乎。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二終